

江南撤退記 (三)

●王中原（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）

仙霞古剎衆僧逃難

仙霞嶺高兩千餘公尺，山脈連綿千里，形勢險峻異常。我們清晨六時從山麓向上攀越，直走到下午七時，始抵達山嶺最高處。先頭部隊已爲我們分配好了宿食之處。那是一座名叫仙霞寺的古剎，寺屋多至三千餘間，據說此寺最盛時，僧衆有二千餘名，徐蚌會戰後，大多到閩粵各地遊方去了。我們抵達的那晚，寺裏尙留有僧衆二百餘名。

仙霞寺的方丈和尚大德法師年已七十餘歲，江蘇如皋人。他的一位師弟大明和尚說，大德法師曾在吳佩孚麾下擔任過師長，吳失敗後，他即遁入深山出家。民國二十二年，他駐錫仙霞寺，從此未再離開。

大德法師於佈齋時宣佈，仙霞寺爲位在中國有名的大叢林中，現在眼看保不保，他與先遣部隊黃團長極爲投緣，特把寺內僅剩下的一些齋食，作爲招待二三八師的晚餐。明日一早，他將放棄此寺，率領僧羣下山，各自選地掛單而食，以度過即將來臨的劫數。他說，他與衆僧離去之後，深

信此寺在兩年內必遭焚燬之劫。此說關乎佛家玄機，仙霞寺於兩年後是否已遭焚燬？迄今近四十年，我始終未能深悉其詳。但願大德法師只是臆測，否則像仙霞寺那樣規模的古剎，要恢復原狀，恐怕就太難了！

仙霞寺之夜，無雨無風，入夜之後，皓月高掛天邊，我站立於寺前一處名叫妙高臺的石欄杆之前，流覽夜色，觸目有山河之痛！想到即將與此名山揮別，不知何年何月纔能再睹此名山古寺？不禁惘然若失！

翌晨，又見風雨大作，二三八師一如往日，出發下山向震浦古城前進。當我跨出寺門前，回首大雄寶殿，燈火通明。大德法師領着二百餘僧衆，頂禮誦經於黃卷青燈，如來諸佛之下，那份安詳和靜謐，任誰也不相信這些佛家弟子，即將風消雲散！

我隨着二三八師之後，頂着風雨，沿着下山的階石，黯然步往山下。

世人但知上山很累，殊不知下山亦非易事。數十分鐘的路程，山陡石滑較上山尤爲困難。不少人因膝軟腿抖，引致墮跌。在下午六時之前，

我們已行走百里，抵達震浦縣城了。

震浦縣長慘被槍殺

震浦是一個袖珍式的山城，氣勢雄偉，景如其名。我們到的時候，友軍已塞滿了這個山城。聽說這裏的縣令，剛於二小時前，被七十三軍軍長李天霞以「棄職潛逃」罪名，在縣政府廣場槍殺。我們遲來了二小時，未能目睹此一過境軍人槍斃地方政府首長的醜劇；也未能及時看到李天霞軍長濫殺這位縣大爺時的威風！除了遺憾之外，亦爲李天霞好殺的作風，深感震驚！

李天霞槍殺震浦縣長的消息，一時傳遍全城，二三八師師長徐有成將軍，久聞李天霞軍長的「威」名，曾有禮貌地前往七三軍司令部拜會李軍長，并向李天霞報告：

「第七綏靖區司令官張世希將軍也到了震浦。」

「他帶來了多少部隊？」李天霞問。

徐師長直言直答：

「只有數十名參謀人員和一個警衛營。」

「哈！哈！」李天霞大笑一陣：「哦！原來

是一個光桿司令官，別理他！」

「別理他？」徐師長感到不解：「這樣不好吧！無論如何，他總是我們的長官呀！況且，他又你的學長。」

「什麼狗屁長官學長？」李天霞漫罵起來：「我最看不起的人就是他！」

徐師長被李天霞搶白了一頓，沒趣地回到了宿營之處。張世希見他臉色不對，故作瀟灑地問：

「聽說你去拜會李天霞，那種人拜會他幹什麼？」

「禮貌嘛。」徐有成心存厚道地說。

「禮貌！」張世希勃然大怒說：「你還與李天霞談禮貌？我想他不會不知道我張世希也來了霞浦吧？他為什麼不隨同你來拜會我？你有沒有提到我？」

「我當然提到你了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麼？只是什麼？只是那王八羔子沒時間來看我不是？」

「不是呀！只是他在忙。司令官千萬別誤會。」

「誤會？他配我誤會？你等着，不久我就要他好看！他媽的！什麼東西？」

我生平見過許多不可一世的國軍將領，幾乎極少沒有不帶着幾分軍閥氣息的。只有徐有成將軍，我從未見過他對人疾言厲色。徐有成出身袍哥，來自草莽，未曾受過軍事教育，但他處人處事，不但謙恭有禮，而且率直厚道。我曾在最失意的時候，數落他許多不是，他總是連聲「你

說得對，你說得對。」如此謙謙君子，實屬難得。

本來高級將領間互揭瘡疤，互不服氣的私事，局外人根本無從知道的。但是却免不了雙方的侍從參謀或衛士在外傳說和渲染。

土八路沿途施攔擊

二三八師一在霞浦宿營了兩夜。直待李天霞所率領的七十三軍先行半日之後，徐師長纔遲遲其行的尾隨其後離開了霞浦繞道分水嶺往福鼎縣前進。這一段大約三百里的山路，沿途不斷遭到當地土八路的攔擊。雖然不是大患，却困擾甚多。

我們隨軍在分水嶺宿營的那晚。午夜時分，曾遭到土八路的夜襲，好幾位連排長喪生於斯，其中一位陣亡的連長，因為有眷屬和我們學生羣朝夕生活在一起，聽到丈夫陣亡的噩耗，當晚就在一處寄存丈夫靈柩的寺廟中懸樑自盡，使得許多眷屬們不安。徐師長為此特別舉行一次陣亡將士追悼會，厚葬了六名陣亡的官兵。並將那對「生不同命死同穴」的連長夫婦，合葬於一棵黑松樹下，為之勒碑。碑文中有「生也有緣，死也有緣，但願來世，再結良緣」。

勞軍之夜開始集結

福鼎是一個濱海的漁港小縣。一進縣城，即有縣長率領地方仕紳前來迎接。他們說，自抗戰勝利後，我們是他們所接觸到的最龐大的國軍部隊。他們早於二三八師前鋒部隊抵達之時，即已

料理好魚肉佳釀，準備慰勞我們。我們受寵之餘，高興地在一處中學校裏度過了行軍以來唯一的一次「勞軍之夜」。

翌晨，縣長親自轉來參謀總長顧祝同下達的命令，要二三八師於十日內，在福建馬尾集結待命，聽候改編。并指定張世希、李良榮等為整編委員。

這時，張世希的身價立刻上漲，他曾集合二三八師官兵訓話，強調目前所有向馬尾集結的各番號部隊存在與否的命運，都將由他掌握。他首先保證二三八師絕對不會遭到編遣。因為二三八師對他最尊敬。他聲言，凡是他認為是悍將驕兵桀驁不馴的部隊，他一定撤銷其番號，編遣其兵員。

溫馨的福鼎之夜匆匆而過，次日中午，二三八師啓程前往連城，預定在連城休息三天。翌日晚，徐師長遍邀連城縣仕紳，假縣府禮堂舉行軍民聯誼晚會。因此，我認識了縣府接待員梅綠綺小姐。她人如其名，身著陰丹士林寬袖旗袍，白襪黑鞋，膚色白皙，清新可人。舉止之間，尤見嫻雅脫俗。她是杭州人，三個月前為了躲避風雨欲來的戰禍，伴同寡母及弟妹，來到連江依附外公而居。外公曾擔任過長興縣長，致仕後返歸故鄉連江隱居，是為連江著名的仕紳。

梅綠綺的小舅，現任連江縣教育科長，由是之故，梅綠綺到連江，即被聘為連江縣立中學教員。梅綠綺爲了想知道外界的消息，特於晚會結束後，邀我到她家去吃宵夜。

我見過梅綠綺的家人，他們親切地招待我吃

宵夜後，邀我坐在一間古色古香的客廳裏，梅綠綺的外公急切地問我，對當前的時局有何看法？

一別天涯腸斷連城

在那樣兵慌馬亂，人心惶惶的環境裏，我實在很難得體地表達我的看法。但是，面對這善良的一家，我又無法沉默無言。於是，我婉轉地分析了眼前國共雙方的戰爭態勢，並暗示他們遷地爲良，否則，無情的戰火，終必蔓延到全國各地，包括東南地區在內。

「那麼，」梅綠綺的外公說：「此地也非安全之地了？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我說：「不過，貴府一大家人口，能往何處遷移呢？事實上，在中國國境之內，已無一處寧靜安全的地方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梅綠綺的外婆著急地說：「我們老人家可以不把生死當作一回事，但是十幾二十歲的孩子們，不能讓他們在這裏坐以待斃呀！」

「不知道王先生能不能幫幫我們的忙？」梅綠綺的母親說話了。

「當然，只要我能做的到，絕對可以幫忙。」我問：「不知關於那一方面的事？」

「可不可以幫我們帶走四個孩子？」梅綠綺的母親直爽地說：「就是綠綺姐弟三個，還有一個是綠綺的表弟。」

「承貴府看得起我，託我以這樣大的事情。但是……」

「是不是不方便？」梅綠綺的母親急切地問

我看了看梅綠綺，梅綠綺這時也正睜大了兩隻眼睛看著我，眼裏充滿了期望。

我感到十分爲難。在情感上，我是多麼希望能一口允諾這項要求，但事實上，我是泥菩薩過江——自身難保。我期期艾艾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「王先生！我媽問你是不是不方便？」梅綠綺催促我。

「老實說。」我訥訥難以出口：「我只是一个帶著幾十名逃難的學生客人籬下的老師。我也不知道我們要漂流到什麼地方？更不知道收容我們的部隊，什麼時候要我們離開？很慚愧！我真不知道怎樣回答你們才好？」

「王先生既有困難，我們怎能強人所難呢？」梅綠綺的外公失望地說：「算了，我們再作打算吧！」

我告辭出來的時候，梅綠綺的母親很禮貌地要梅綠綺送我一程。出來後，我與梅綠綺漫步於燈火零落的街上，忍不住對她表示了我的歉意。

「不必介意，」梅綠綺說：「我知道你的苦衷，不管怎樣，我很高興能認識了你。不知道你們在此地要住多久？」

「最多兩三天。」我答。

「好，明天是星期日。如果你沒要緊的事，我請你到海邊去瀏覽一下此地的風景。」

「真是感謝不盡。」

於是，我們約好了相見的時間地點。彼此揮手道別。

這是一個漫長的夜晚。我回到宿營的地方，整夜輾轉反側，無法入眠。我爬起身來，點了一枝蠟燭，取出行囊裏的信箋，寫了一首七絕詩，以誌感慨。

「腸斷連城邂逅遲，春風楊柳碧垂絲，一別無緣謀消息，從此天涯兩不知。」

我把詩稿用信封裝好，準備翌日與梅綠綺見面時，當面交給她留作紀念。不意當晚師部下命令，翌日上午七時趁海潮上漲時，乘船離開連江前往三都澳。爲此，我與梅綠綺明日之約已告無緣。乃特地夜訪梅綠綺向她道別，并當面把詩稿交給了她。當她送我到門外與我握別之時，她情不自禁地靠著我的肩膀啜泣起來，我也一時方寸如搗，不知如何安慰她纔好？臨別時，我們不忍遽然分手，在她家門前那條石板路上，反覆來回相送，直至凌晨三時，我才返回宿營之處。

翌晨七時之前，二三八師全體官兵以及我們師生，齊集海邊碼頭，等待徐師長伉儷一到，即上船直航三都澳。這時，海上白茫茫一片，碼頭上飄着似霧似霞的細雨。突然間，我的面前出現了梅綠綺。她在髮際繫着一條藍色緞帶，髮梢被海風吹得不停地飄動。她看着我勉強從嘴角擠出一絲笑容，但却掩不住她滿臉落寞的神情。我們四目相對，未說話即感到黯然魂銷。

她懷然地向我眨眨眼睛，喃喃而又低聲地說

「我來給你送行！……」

她的話尚未說完，眼眶已盈滿了淚水。我用

手一拉她的路臂，使她倒進我的懷裏，我輕撫着她的頭髮，我的眼淚也不斷地掉落在她的臉龐之上。接着我輕聲對她說：

「我到了福州之後，如果環境許可，我定會再來連江接妳。……即使無緣和妳生活在一起，也會經常給妳寫信，告訴妳我的行止。但願蒼天可憐我們……」。

方留戀處蘭舟催發

我的話使得梅綠綺淚水像斷了線的珠串般簌簌而下。我真想抱起她飛奔上船，從此永不分離。但此一念頭僅是利時的衝動，以我當時的身份和處境，哪有資格帶着一個女人同行！

這時，徐師長伉儷翩然來到碼頭了，在一聲尖銳的「各部隊依序上船」口令之下，驚醒了恍似在夢中依偎的我們。

「船要開了，你趕快上船去吧！」

梅綠綺無奈地催促我。我依依不捨地一步一步地走向學生乘用的一艘漁船之畔。梅綠綺亦步亦趨地跟在我的身後，來到停船的岸邊，我回身再度與她擁抱，她趁勢順手塞給我一個紙包：

「是什麼東西？」

我一面問，一面好奇地用手準備把紙包打開。梅綠綺迅即阻止我，并拿過那個紙包塞進我中山裝口袋。

「等我離開後，你再在船上慢慢看吧。」

這時已經有人招呼我：

「王老師，船要開了。請快點上船吧！」

這一聲催喚，使我想起宋詞人柳永「雨霖鈴

」詞中的：

「……方留戀處，蘭舟催發。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噎。……」

面對梅綠綺的淚水和大海澎湃的風濤，我有斷腸的痛楚！

在號音的吹動之下，大隊的船隻終於依序地開動了。梅綠綺緩緩地舉起了右手揮動。漸漸離岸遠了，海上的霧氣遮斷了她的身影。我的腦際出現了茫然一片，下意識地打開梅綠綺贈給我的紙包，發現一塊血色的玉斑脂，另有一張紙條，上寫：

「邂逅遲，惜別離，贈君玉斑脂」。

我禁不住喃喃自語：「夢！這是夢！不是真實的夢啊！」

小島上巧逢牛主教

船行不足一小時，三都澳便在眼前。三都澳是個漁村小島。據島上的漁民相告，此地與連江只有一海之隔。當退潮的時候，兩地可以步行來往，漲潮時，才見到海天遼闊、煙波浩渺的景氣。造物之奇，於此可見！

這次，二三八師司令部的宿營處，選擇在島上唯一的一座天主教堂內。其它部隊則散住在島上較大的民房內。全島居民不足千人，都是靠海維生的漁民。島上有一條小街，大都關門閉戶。雜貨店內，除了油鹽食米之外，無他物可買。我是一個吸香煙的癮君子，跑遍全村，竟然買不到一包香煙。

我與學生們，被分配在教堂後一間堆存米麵

的大倉庫裏。四面都有良好的通風設備。只是無床無椅，也無稻草鋪地，睡在光滑清涼的青石地板上，雖感自在，却不舒服。

在大倉庫的斜對面，有一幢精緻的西班牙式的洋房。四週花木扶疏，環境幽雅。據堂內的義工告知，那幢洋房內住著一位閩西區主教。

我心裏感到納悶，主教怎會住在這樣一處荒涼偏僻的小島上來？

我繞到洋房後面一處盛開着的花叢時。陡地聽到一聲輕咳，我急回頭看，見到一位黑袍紫帶，年約五十餘歲的神父，笑容可掬地向我張開雙臂作歡迎狀。我初不料他是這樣的和善，急忙走到他的身前。

「很抱歉！神父！」我向他鞠躬致禮：「我無意打擾您，只是不知不覺地走到這裏，請您原諒。」

「不！不！請別客氣。我是這裏的主教牛若望。歡迎你來參觀。」

「您是牛若望主教？」我有點訝異：「真榮幸能在這裏見到您。」

「你認識我？」牛若望問。

「不！只是仰慕您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是有緣了。」牛若望與我親切地握手，并拉住我的手：「來！到我房裏去喝杯茶。」

我隨着他進入屋內客廳裏坐下。他從酒櫃裏取出一瓶顏色殷紅的馬丁尼酒，隨手倒了一杯遞給我。

「這是一瓶上好的馬丁尼酒，可惜後援不繼

，過幾天就無法喝了。來！年輕人，我們乾杯！

我接過他的酒，在唇邊聞了聞，芳香撲鼻，不愧是難得一嚐的好酒。我一飲而盡。牛若望接着又爲我斟滿了一杯。

牛若望說：「我剛見過新來的徐部隊長。」

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徐師長是一個難得的好人。」

「你與這個部隊是什麼關係？」牛若望問我：「你是幕僚？還是政工人員？爲什麼你沒穿軍服？」

「我與這個部隊無關。」我說：「我只是安徽宣城的一名中學教師。徐師長是宣城的城防司令。在撤退時，徐師長唯恐我們這些師生受到共軍迫害，所以好心的通知我們隨部隊一起撤走。」

天父恩賜人人得吃

我說到這裏，自感此身飄泊，不禁喟然地嘆了口氣。繼續對牛若望說：

「我與另外兩個老師，領著三十多名學生，寄人籬下，不知將來有何變化？也不知將來會有

何結果？只有讓上帝來安排我們了。」

我這一番似哀怨和無奈的說詞，似乎深得牛若望的同情。他怔然地想了一想，然後慈諷地說：

「如果你同意的話，今晚六時半，請與你的同事帶領你們的學生，到我這裏來吃一頓晚餐，聊表我一點歡迎的意思，你說好嗎？」

這是天外飛來的口福，夢寐以求之猶不可得，但我還是謙辭說：

「這麼多人來您這兒晚餐，怎麼可以呢？」
「怎麼不可以？」牛若望說：「天父恩賜的食物，人人得而吃之。你就別客氣啦！」
與牛若望主教交談了約半小時，我起身告辭

我回到宿處，向同學們宣佈了牛主教請吃晚餐的消息，引起同學們一陣歡呼。

下午六時前，我整隊率領學生們抵達牛若望的住宅。牛若望早已立於門前歡迎我們。我首先介紹另兩位老師與牛若望認識，學生們則在進入餐廳時一面自報姓名，一面向牛若望鞠躬致敬。

進入餐廳，大家圍著餐桌坐定後，牛若望對學生們致簡單的歡迎詞，然後由我代表大家向牛

若望表示感謝之意。

雖然菜餚簡單，只有白飯一大碗，洋火腿一厚片，及青菜豆腐湯一小碗。我們已經感到十分難得和滿足了。

餐後，牛若望向大家說：

「此地教堂已有二十餘日沒有補給了。在一週之內，如果補給仍舊斷絕的話，恐怕我就要離開這裏到福州去了。假使我和大家有緣，或許在福州還能見面。」

我率領大家起立鼓掌，向這位行將絕糧的主教致敬，然後告辭。
翌晨，牛若望請我到他那裏共進早餐，並送我一本聖經。他說：

「以你天賦的智慧，不妨隨時讀讀聖經，這樣，也許你能在戰亂的環境中，發現更多的人生哲理，從而頓悟一些生命的價值。」

我接受了那本聖經，我忍不住問道：
「主教是不是希望我成爲一名天主教徒？」
「當然沒有這個意圖。」牛若望說：「不過我並不排除你將來成爲一個天主教徒。」

我點點頭，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
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庫之廿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定價貳佰元

本書收集喬家才先生追懷戴笠將軍最富代表性的傑作，包括「空前國難」「華北之行」「陪都重慶」「太行二年」「陝西緝私」「後套練兵」「太原肅奸」「將星殞落」等篇及浩然集附錄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。定價貳佰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收立即寄書。